人生必讀書

數

卷十二

LIBRARY
JUN 14 1971
UNIVERSITY OF TORONTO

人生必讀書卷之十二

瀫水唐彪翼修先生著輯

居官部

公忠

總論

彪曰居官不可作受用之想天之生我異於衆人與以治世之職是造福於世之人非享福之人也乃有癡愚者不念造福之理事事皆爲享福計官署必欲華美器用必欲精工衣服必欲艷麗飲食必欲甘美甚且不但爲自己享福計且爲子孫享福計良田欲得萬畆大厦欲搆千間珍玩必求全備百計搜索橫財以供享福之用噫悞矣上天生爾爲造福之人今反轉而爲造殃之

人清夜自思上天豈肯寬貸耶

陽明子講學。有一屬官自言心切於學。只是簿書訟獄繁難。不得爲學、陽明先生曰、我何嘗教爾離了簿書訟獄。懸空去學。爾有官司之事。便從官司上去學。纔是眞格物。如問一詞訟。不可因其應對無狀。起箇怒心。不可因他言語圓轉。生箇喜心。不可惡其無囑託。如意治之。不可因其請求。屈意從之。不可因事務煩冗。隨意苟且斷之。不可因傍人譖毀之言。竟不加審察。便隨人意思處之。造許弊病。須細審察克治。這便是格物致知。簿書訟獄之間。無非寔學。若離了事物爲學。卻是落空。

燕惠王不快於樂毅。毅奔趙。趙惠文王欲與毅謀伐燕。毅泣曰、臣

昔事燕猶今日之事大王也若復得罪往他國且終身不敢謀趙之奴隸況其子孫乎趙王乃止劉備嘗舉袁渙爲茂才後爲呂布所留布欲使渙作書辱備再三強之不許布怒以兵脅渙曰爲之則生不爲則死渙曰渙昔日之事劉將軍猶今日之事將軍也設一旦去此復辱將軍可乎布慚而止以視操戈入室者厚薄爲何如也

宗澤自奉甚薄窮居時饘粥不繼吟嘯自如晚年俸入稍厚亦不異疇昔食不兼味衣敝不易嘗曰君父方卧薪嘗膽臣子乃安居美食耶

周世宗時曹彬爲世宗掌茶酒宋太祖未登極亦臣事周太祖求

酒於彬彬曰此官酒不敢相與自沽酒以飲太祖太祖卽位語羣臣曰世宗舊吏不欺王者獨曹彬耳由是委以腹心

陳壽巡撫延綏與敵戰三勝或諷壽注子弟姓名戰籍中當有功賞壽曰吾子弟皆不諳弓馬竟不從其言

宋景德中北兵寇邊無敢挫者李居正以小官榷稅一鎭募丁壯奮擊大破之奪回男婦無算莫紀其功不得上聞張詠密奏以聞眞宗大悅立遷居正官居正莫知所自或曰張公薦引也居正急趨謝忠定但批其刺云公臨財廉臨陣勇臨事勤臨民惠加之謹畏此報國之丈夫也所謝近私不必相見居正佩服終身

中官金英奉使南京公卿俱餞江上獨薛文淸不往英至京言於

衆曰南京好官惟薛瑄

愛民

王梅溪十朋守泉州宴邑宰有詩云九重天子愛民深令尹宜懷惻隱心今日黃堂一杯酒使君端爲庶民斟眞西山守長沙宴十三邑宰於湘亭有詩云從來官吏與斯民本是同胞一體親旣以膏脂供爾祿須知痛癢切吾身此邦素號唐朝古我輩須如漢吏循今日湘亭一杯酒更煩散作十分春一時聽者悚然二公眞賢郡守哉

麟趾云前漢朱邑病且死屬其子曰沒必葬我於桐鄉我舊治桐鄉吏民極愛我吾恐子孫奉我或不如桐鄉之民董仲舒墳在長安人思其德過者下馬人謂之下馬陵晉羊祜以淸德聞及死南

州為之罷市巷於峴山百姓望其碑者輒痛哭流涕謂之墮淚碑

麟趾曰史弼為平原相詔令鈎索叛黨諸郡承旨株至數百惟弼無所上詔責曰青州六郡其五有黨平原何理而得獨無弼曰先王疆理天下水土異齊風俗異尚他郡自有平原自無胡可相比若承望上司誣陷良善平原之人戶可為黨相有死而已所不能也

孫覺知福州時民有欠官税錢者繫獄甚衆適有富人出錢五百萬葺佛殿覺知之因召其人語之曰汝樂為此者何意富人曰願得福耳覺曰佛殿未甚壞又無露坐者孰若以其錢為獄囚償官使數百人釋枷鎖之苦其得福豈不多乎富人欣然諾之即日輸

官囹圄一空。

唐韋温爲陝虢觀察使。吏白往例。禾麥未熟。先使百姓輸半租。然非督催不能得。温曰使民貨田中穗以供賦。民不大困乎。吾爲緩期。庶不令民困也。

前輩言當官處事當以愛民爲主。如差科之行。既不能免。即就其間求其所以便民省力者行之。不使騷擾以爲民害。即可稱循良之吏矣。

洙源曰程明道先生攝邑簿。盛夏時塘堤大決。縣當言於府。府稟於漕使。然後計工調役。非月餘不能興作。先生曰如是苗槁矣。民將何食。救民獲罪所不辭也。遂發民塞之。歲得大熟

楊繼宗治郡有遠識。於豐歲卽慮凶荒。勸民積粟於公處至數萬後值大荒。卽發粟賑之。全活甚衆。又移羨餘以賑他郡。此繼宗自行善政也。後郡復大饑。卽發公貯之粟賑之不及申督儲參政。參政怒。行郡按其事。方展牘。旋風起揭牘空中。鷹鳥乘之瓜去參政駭異遂行

附錄于清端親民官自省六戒（公諱成龍字北溪山西永甯人官兵部尚書）

朝廷設官分職。皆爲治民。而與民至親莫如州縣近來積弊成習親民者反以累民。甚有不知廉恥爲何物。而天理人心。置之高閣不問矣。噫吏治日壞。如倒狂瀾。何時止乎。用是偶採成言兼參時弊。列陳六則朝夕省觀。自爲猛陽。倘反是道也。王法不及。必有天

殃及之矣。謹列如左。
一曰勤撫恤。州縣之官稱爲父母而百姓呼爲子民。顧名思義古
人所以有保赤之道也。夫保赤者、必時其飲食。體其寒煖。事事發
乎至誠。保民者。亦當窺其飢寒。勤其勸化事事出於無僞。蓋無僞
則有實心。縱力有不及。與事有掣肘。然此心自在。卽於萬分中體
認一分。亦百姓受福處也。昔陽城云、撫字心勞。知撫字必從心出。
由心而發隨事加恤便有裨益若徒外面摭拾一二便民好事以
爲得意亦市民也其去殘忍者幾希耳。是不可不戒。
一曰愼刑法。草木禽魚。皆有生命。不可恣意殺伐。況人爲萬物靈。
其肌膚手足悉胞與也。人不幸而涉詞訟。又不幸而於詞訟中受

刑罰雖十分不可寬必須求一分稍可寬處此呂叔簡刑戒內所以有不輕打不就打之說也至於囹圄福地昔言已及當思人此者皆無知小民或有寃枉極可哀痛自然稍加體念若徒任意禁獄與任意加刑甚有狥情面慫苞苴以下民之皮膚供長吏行私之具者或身或子孫定遭奇禍是不可不戒

一曰絕賄賂為貪而仕雖乘田委吏止為祿養未嘗於祿養之外有別徑也若舍此而外多求便利即為暮夜楊伯起之四知言之已可凜矣昔人云士大夫若愛一文不值一文又云從來有名士不用無名錢試思長吏於民論到錢處亦何項為有名乎夫受人錢而不與人幹事則鬼神呵責必為犬馬報人受人錢而替人枉

法則法律森嚴。定當妻孥連累。清夜自思。不禁汗流。是不可不戒。

一曰杜私派。小民應辦正額。尚且艱應。未知私派從何起也。不過頻年來軍需緊急。如觧馬賠馬。與兵馬行糧草豆。衝徒供應。動以千百。無計可支。故又派之民間。俟日後銷價給法者。如近來行糧價值。繳行刊付由單之末。以防發給短少之弊。是部院大臣亦疑州縣為先取民而後發價矣。不知先取後給。雖至公無私。小民之揭借其利。已經數倍。況長吏派一錢。則胥吏派數錢。長吏派一斗。則胥吏派數斗。徒飽惡書蠹役之囊。而小民有極不堪命者乎。何如稍那正供。現價現買。而即力請上臺。迅速開銷。并由單價值亦多此一番周折。昔人云。於不得已中求一分擔當。即人民利益處

也至於任意科斂種種誅求乘機自利眞不啻爲盜攫人矣定然後有大禍是不可不戒

一曰嚴徵收小民正供自有額賦此外分釐非可苟也近來徵收立法着令自封禁絕火耗上之所以嚴州縣者可謂周且密矣夫爲州縣而受上之禁飭卽使無弊自好者尚覺汗顏至爲州縣而并禁飭之不靈倘有自欺則有心者將視爲何等乎古人云錢糧一節若肯請減其善無量今錢糧不能減而去其錢糧中加增之弊亦與減錢糧彷彿況鳩形鵠面衣食啼號此等困苦小民猶欲陰吸其膏血縱令安然無事滿載還家後日亦必生流蕩子孫以覆敗之是不可不戒

一曰崇節儉天生財物固供人用然必存不得已而用之之心方能用度相繼倘奢侈任意飲食若流無論暴殄固犯譴呵卽費用必思取給是亦壞心術之萌蘖也

夫長吏近民雖自已足食尤當思民之無食者自已披衣尤當思民之無衣者推此一心縱令衣食淡薄尚且不能消受而猶起侈泰之想乎鄭俠語人云無功於國無德於民若華衣美食與盜何異

夫衣食甚細而至以盜相推此充類至盡惟恐長吏稍奢也是不可不戒

清廉

彪曰、居官以清廉爲最、故周官六計弊吏首重乎廉乃今之人以廉吏爲不可爲而藉口於清官害子孫之說、噫是語也豈是之謂乎謂官清則子孫不免有清貧之苦是爲害子孫也豈眞有所貽害子孫乎或曰清官必執安得無害曰、若子所言是不解清與執二字之義矣清者廉潔不妄取之謂也執者執拗之謂也二者原無相因之義如謂清者必執執者必清則是貪者必通而通者必貪矣豈正論乎夫執者其性偏又或爲學術所誤凡事皆存先入之見不肯虛心細思又不屑與人相議并不肯下問於人不獨清執也即貪亦執是天下原自有執之人而非清爲之禍明矣安得

謂淸者必執乎然則此言固不足憑矣吾願世人必不可爲斯言所誤以自壞其品詣也

鄭端簡（諱曉號澹泉）爲文選時有一官餽金而上覆以茗公直謂茗也受之夫人發若語公公不動聲色第整理其茗如故出召其人謂曰吾初以家適乏茗故拜君惠頃內詢之家尚有餘心謝尊意多矣授令持歸

人鏡陽秋云杜黃裳爲相時李師古跋扈憚黃裳未敢失禮命一吏寄錢數千緡氈車子一乘亦値千緡使者未敢遽送在宅門伺候累日有一輿自宅出從婢二人青衣襤褸問之相公夫人也歸以告師古師古改前慾終身不敢跋扈

瑄曰李文節、（諱廷機）致政歸卒之日所遺宦橐僅四十四金語林夫人曰以二十金治木以二十四金治喪夫人唯唯惟謹時泉州守蔡公公所舉士也覔上次杉枋二副以備夫人選用林遣僕人致謝曰治木治喪太師原有成命君豈不知太師生平乎往復再四夫人終執前議蔡公曰昔門人欲厚葬顏淵夫子不能禁某忝守玆土亦欲從厚葬吾師諒無大過也夫人見其意肫篤因受其次者浙省人云公在政府時武林爲八閩孔道從未見李閣老有行李在途與一家人穿紬者公清廉之訓誨能行於妻孥如此豈非一大名臣也哉

楊震遷東萊太守道經昌邑王密爲昌邑令係震所薦舉夜半懷

金八鎰以遺震。震峻却之。密曰、暮夜無知者。震曰、天知地知子知
我知。何謂無知。密愧而去。震性公廉。子孫常蔬食步行。故舊或勸
其畧買產業。震不肯。曰、使後世稱爲清白吏子孫。以此遺之。不亦
可乎。

灼艾集云、尚書左丞李廙（音翼）有清德。屋室器用。樸陋之至。其妹劉
晏妻也。晏方秉權。嘗造廙室。見其竹簾。敝甚。乃令人潛度廣狹。織
竹簾。加以緣飾。將以贈廙。三攜至門。不敢發言而去。

虎曰、劉公諱仁。尚書大夏之父也。爲瑞昌令。與高安令嚴某同入
覲時。楊溥爲相國。與劉嚴皆鄰邑鄉親。居址相近。楊相國聞劉嚴
至。即遣价視之。价還白曰。嚴富貴與官相符。稱劉藁薦布被瓦盆

煤灶猶然窮人耳公心識之嚴責劉先謁見贄以金幣公却之不受劉後見止具茗一封蜜一缶公反嘉納之尋擢劉爲御史時隨從止數人常鈌輿馬甚或徒步同僚親友至留飯菜止醃魚與腐一味而已後楊公展墓還朝便道造劉問其子大夏曰尊堂安在對曰適往鄰家磨麵楊嘆服之直請寢室見室中空虛竟無他物床上惟蒲蓆布被喜曰可稱清介御史矣嗚呼劉公奉鄉先達禮儀至薄而楊公反薦之且贊美眞難得矣是以劉父子稱一代偉人而溥稱一代賢宰相也

附錄 士君子束髮受書以古廉能自命一行作吏或廹於上司供億或苦於應酬繁多夙昔淸操消歸何有親朋相勸勳云見諒

雖有小善。甯足贖哉。蔡文勤月
澗書院記

謹愼

薛文清公曰、凡居官者、心有一毫之偏自。月人必窺而知之、余嘗使一走卒。見其頗敏捷。每驅使之。他人卽有趨重之意。以此知居官者。極宜謹愼。不可一毫偏向也。

先哲云、居官不接閒雜人。最好。不止巫祝尼娼宜疎絕、至於工藝之人、雖不可缺、亦當用之以時。不宜久留於衙署、令子弟僮僕與之親狎、此輩能變易聽聞。簸弄是非。又能倚勢行惡、至於賢士固當禮接、然亦有本非賢士。或假文詞。或假寫字以媒進。一與之款洽。卽墮其術中、如房琯名相也。不能謹於用人。因一琴工黃廷簡出入門下、倚勢爲非、遂爲相業之玷。

先哲云、官府政事繁多。下情阻隔。全在虛心體察。倘任其聰明。恃其剛介。逞其火氣。種種皆能枉人。惟其難其慎。著實推求。庶幾有得於情形之表、若任意行之。小民豈能免於受屈哉。

先哲云、居官者。於交移案牘、切不可信手標行。不加覺察。語云、官府一點硃。百姓一點血。又云、一役方來。全家盡駭。片紙一至。舉室皆驚。大須謹慎。

彪曰、不怕欺、只怕瞶。凡牌票到目。須仔細詳觀。果能細觀。則其中有弊無弊。自不能逃遁。今之居官者。牌票到前。只看一事頭。并收結三四句。而此三四句。尚未看清。中間作弊之處。全然不閱。胥役安得不放胆行欺。更有當知者。閒時行欺少。忙時行欺多。或瞯我

心緒愁煩。或候上司與我嫌隙、或值大徑大役、或因修造城池宮舍橋梁。此時此際。其中作弊。有不可言者。總之甯遲時刻。細加察讀。諸弊自可減少矣。

昔人云、大怒時不可決獄、太喜時不可批行。又曰、當官者先以暴怒為戒。暴怒為害甚多。

先哲云、居官者。官雖至尊、決不可以人之生命。佐己之喜怒。官雖至卑。決不可以己之名節。佐人之喜怒。

勤敏

先哲云、勤敏居官職分所當然也。聰明有限。事機無窮。竭一人之精力。以防眾奸之作慝。已非易事。而躭延杯酌。恣情聲色。賦詩品奕。遂以詞訟文劵招詳錢糧牌票。一切爲閒務。置之膜外。不特負朝廷。且害民生甚大也。然則當如何。清心節欲。早起夜眠。一心正事。勿以酒色自困。勿以荒樂自戕。時時檢察。孜孜敏行。庶無忝乎職業也。

西山眞氏曰、當官五日不勤。下必有受其弊者。古之聖賢。猶且日昃不遑。坐以待旦。况其餘乎。今之世有勤於吏事者。反以鄙俗目之。而詩酒遊宴。則謂風流媢雅。此政之所以多疵。民之所以多害

也不可不戒

韓魏公知大明州事無大小悉親視之寢食不廢案牘就決卧內或以公任事過勞勸委屬佐公曰訟獄人之大事生死得失決于一言何可略也吾嘗恐有所不盡况敢委於人乎錢明逸久在翰林出爲泰州牧因而怏怏常不視事魏公聞之歎曰意雖不愜獨不念所部十萬生靈耶

張需佐勛州州有水渠淤塞近渠之田廢而不耕者數十年需甫至任太守偶聞言及此需卽背地自往看之言於太守曰若得人若干疏通三日卽可成功守訝以爲妄需請於守聚人得其數令各帶器物親督其工三日渠果通太守大驚以爲神助後爲霸州

守見民游食者多每里置一簿列其烟居每居各報男女大小口數出示曉諭泒其合種粟麥桑棗之數與畜養雞豚之數稍暇卽下鄉取其戶簿驗之缺者有罰盈者有賞於是民皆勤力無敢偷惰三年之間民間生息有法邑滋富庶兩州之民皆祠祀焉

盧懷

羅適字正之丨為江都令凡便民事悉為區畫荒旱則設法引水水患則築堤捍禦之又使民多種桑麻訟速決不事淹留黎明視事昏夜乃止

或譏其太勞曰、與其委成於吏使民有不盡之情孰若自任其勞俾百姓無不平之怨不數月政化大行民不忍欺訟獄自

息。歲滿遷去百姓涕泣送行。繪像於邵伯鎮以祀之。

虛懷

彪曰、近君內任官。則朝廷之上。有無窮未知未習之事宜於部署下屬。并士子之賢者。虛懷忘己。詳悉問之。庶幾見識廣溥。作事可以無誤。外任牧民官。則刑名錢穀。民情風俗。多有未知未習者。宜於鄉紳士子之賢者。謙恭相接。再四問之。庶幾胸有成規。事能合理。若自謂才高有智。不須下採。則憑胸逞臆。僨事必矣。周公以大聖人之才。有何不知不能。乃朝暮必見數十士。又推恐迎逅稍遲。褻慢於士也。乃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虛懷勤敏如此。故古今稱爲大聖。明初時楊榮爲相。有請謁者必見之。宣宗責之曰、宰相體甚尊貴。卿何不自重。而屑屑與人交接。榮稽首曰、臣日侍彤廷。

與天顏相近。他人欲見而無由。若不廣納天下之士。則兵民休戚。孰得而知。宣宗美之、曰。卿言是也。

虎、曰。人吉云。始入官。如入晦室。未知之事。當詢於賢士。不當詢諸左右。恐諸弊從此生也。

李昉為相。每見客。必問三事。民間有何疾苦。為政有何良法。時事有何闕失。故一時稱為名相。

虙子賤治單父。孔子使人覘之。見與老者二十餘人議政。孔子喜、曰。吾知子賤能辦單父矣。家有老成人共處。國有於成人協力。豈非幸事。若商于少年無識之人。則必有累於家。害於國也。

宣德初年、山西河南荒亂。特命于忠肅公諱謙巡撫二省。公單騎到

任乃立二木榜於院門一書願悉民情一書願聞利弊二省耆老來見者公皆和顏悅色開誠下問故風俗民隱無不周悉焉

和衷

基曰、同寅貴和衷。同寅所以不和者。只為奪寵爭能。不知世界事非一人所能獨任。獨則無效。並乃有功。古來名人。俱以相翼而成如召公不悅。周公留之。光弼負慚。子儀釋之。冠準褊急。王旦恕之。希文怒去。穉圭挽之。此皆是聖賢平心無我。不懷妬忌。故數公皆位極人臣。福崇年永。名垂萬古。乃知同寅和衷。為居官第一善事也。

慶歷中。韓忠獻公、與范文正公。富文忠公、同在西府。議事於天子之前。議論各別。猶如廷審爭訟。下殿仍復和好。如未嘗爭也。三人正如推車子。其心主於車之速行而已。無他意也。故各能相諒。不

相怨矣。

江夏賀對揚。進士也。為廣文。其兩同寅。皆明經也。對揚因其年高。以父執事之。諸弟子問字者。毫不計束脩。而於兩齋則惓惓諭以禮宜從厚。對楊後為大宗伯。僕從僅三人。皆未貴時之舊役也。

趙槩與歐陽修同在史館。趙重厚寡言。修屢輕之。趙槩量寬。不以介意。會歐陽之甥女淫亂事覺。語連修。上怒。刑官將誣修。羣臣無敢言者。趙獨上言。修以文章近臣。不可污以閨房曖昧之事。臣與修蹤跡素疎。修之待臣亦薄。所惜者朝廷之大體。不當以莫須有之事。污衊文學近臣也

用人

王晉溪曰、司衡者。要識拔眞才而用之。甲未必皆優於科。科未必皆優於貢。而甲與科貢之外。又未必無奇才異能之士。必試之以事而始見。如黃福以歲貢。楊士奇以儒士。胡儼以舉人。此皆表表名臣也。國初馮堅以典史而推都御史。王興宗以直廳吏而吏布政使。惟爲官擇人。不爲人擇官。庶幾能得眞才耳。

黃孔昭爲文選郎中。汲汲以人才爲意。嘗曰國家之用才。猶農家之積粟。粟積於豐年。乃可以濟飢。才儲於平時。乃可以濟事。若養尊自大。以閉門謝客爲高。天下賢才。何由知之。故其特選之法最愼重。每客至輒延見詢訪。有其人必書於册。復叅之輿論。然後薦

於冢宰務使用各當其才雖卑官微職亦不敢忽或權要干請欲私用其人輒力言其不可其公正如此

聞鐘集云明太祖論羣臣曰金石之有聲擊之而後鳴山谷之有寶搜之而後出賢人之有才用之而後見不用則不見也古人云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難在用之之人耳

歐陽永叔爲翰林日常帶一册子隨身見士大夫必問其所知交有才德著聞之人否如有其人卽問其居址書塡於册隨往見之果如所言便爲延譽眞宰相作用也又呂蒙正爲相置一册子於案每四方紳士謁見必問其有何才能客去隨卽記之分其門類用之之時對之册中相宜者分類用之故公爲相文武百官咸稱

職焉。然最難及者。公薦賢甚多。而未嘗令其人知。或他人傳聞。或
天子自言。始知為公所薦也。
麟趾、曰。張柬之以賢良召對第一。時年七十餘。狄仁傑薦之曰、柬
之雖老。宰相才也。武后官以他職。仁傑曰、臣薦柬之。欲陛下相之
也。若不為相。不如不用。武后從之。既而柬之誅二張。復唐社稷。狄
公乃真知人。而又能與之同列。真休休有容者也。
狄仁傑為相。武后命舉尚書郎二人。傑即舉其子光嗣。武后曰、卿
足繼祁奚矣。祁奚薦子于以為可用已而復薦張柬之。曰、此人宜為宰相。不
可以常職待也。又薦姚崇桓彥範敬暉等。皆為名臣。或謂之曰、天
下桃李。悉在公門矣。仁傑曰、薦賢為國。非為私也。其公忠無我如

此。

范忠宣公在相位。其所欲薦之人。非廣詢博訪。果有所長、不敢輕薦。既薦之其人致謝。則語之曰、非我之功也。因衆人譽公故薦耳。或謂。公何必定却薦功。公曰、但願朝廷用得其人。何必使其出我門下耶。其公忠無我如此。

王會爲相薦賢甚多。每絕口不言。子弟曰、何不使其人知之。公曰、用賢乃人主之事。若與之言。是市私恩也。宰相而使恩歸於已。則是以不知人。歸朝廷矣。豈可乎。終不自明其所薦士。

范文正公用人。苟大段可取。卽不計其微疵。故其爲帥日辟置幕客。多於謫籍中取之。或疑之。公曰、人有才能而無過失。朝廷自應

用之若其實有可用之才不幸陷於吏議倘不因事起之遂爲廢人矣故公所取多得賢士云

宋孝宗嘗言伏節死義之人難得張栻對曰當於犯顏敢諫中求之若平常不能犯顏敢諫他日安能伏節死義乎此用人之實際也

彪曰崔公孺韓魏公夫人弟也性亮直魏公執政用人不甚揀擇每有不肖者夾雜其中公孺曰公居調爕之位宜效法天地造化蛇虎爲害人之物宜置蛇於藪澤置虎於山林今乃置於通衢使爲民害可乎

魏公深納之嗣後雖寬於用人而時加察核遇有不肖者令銓部

即時逐去之。有以孝治天下救之法者也。

建言

彪曰、凡善救人者。必先解其怒。而徐徐求其寬宥。然後其言易入。若人怒人不是。我却以為是。何異炎炎之火。又投膏以熾之也。然則其法若何。如朝廷之上。有一人負罪。惟以寬宥之權歸於上。乃妙術也。

唐穆宗時。崔發毆中人。因下獄。李勃張仲方倫等救。皆不聽。李遂志獨從容言曰、崔發果大不恭。然其母年八十。因子下獄。積憂成疾。陛下以孝治天下。所宜矜念。上憫然曰、諫官但言發寃。從未有言其不恭并及其老母者。如卿言。朕何必不赦之。宋真宗時、一詞臣犯贓。問官某欲出其罪。不數日即定案。真宗曰、如何不細問

寬定案問官對曰某官自知罪涕泣云玷陛下科名辜陛下任使無顏見陛下惟求速死而已眞宗憐之云彼自知過寬之可也但令安置此深知救人之法者也然不可執一論許允爲吏部所用鄉人佽口言其狥私樹黨朝廷逮許允欲罪之許允婦教允曰明主可以理奪不可以情求君第言聖人云舉爾所知臣之鄉人臣所知也若所舉之人或廢職敗事臣當任之今所舉之人無過是臣盡用人之職何罪之有天子云汝言是按此又有明主當以理奪不可以情求之法也故救人之法宜愼兩端而行之不可執一也

政事

治平四年程明道爲晉城令凡與民相見必教之以孝弟忠信度鄉村之遠近令聯絡爲保伍使患難相恤故奸僞無所容凡孤寡殘疾者令親黨賙之使無失所行旅出其途者或有疾病捐俸調治之諸鄉皆令設塾暇時親至其地召諸民訓誨之兒童所讀書爲正其句讀師苟不善則爲易置其俗野陋不知爲學擇子弟之秀者爲先生使聚徒而教之不多年通經術能文藝者甚多邑幾萬室三年間無强盜及鬭傷者

漢衞颯字子産爲桂陽守桂陽係偏方無禮教颯下車興學造士定婚喪祭禮以正其俗期月而行後漢循吏十二人以颯爲首

戴驥洪武間令新昌公廉平恕民有訟不決者或騎驢或乘小肩輿親至其處與之分斷自帶數餅充飢餽獻酒食皆不受公事之暇召士子講古人嘉言懿行開圃種蔬三餐飯菜而已在任九年去之日行李蕭然百姓攀留遮道立莊嚴廟以祀之勝於祖宗

張全義爲河南尹每見田疇美者輒下車與僚佐共觀之召田主勞以酒食有蠶麥茂盛者或親至其家悉呼出老幼賜以茶綵衣物民間言張公不喜聲伎獨見佳麥良蠶乃笑耳或見有田荒穢者則集衆薄杖之或訴以乏人力無牛耕乃召其鄰里勸使助之由是鄉里有無相助比戶豐寔遂成富庶焉民亦立廟祀之

智囊云中書習舊弊每事必用例五房吏 中書有五房吏 操縱在手一切

事惟利是圖有利於己雖不當行者擇一例檢行之無利者雖極當行者亦匿例不出韓魏公當國令删去五房例及刑部斷例除其冗謬不可用者分綱目編次爲小帖每有事取例自閱之當行當止一一自斷五房吏不得高下其間

寇萊公作相時章聖語兩府擇一人爲馬步軍指揮使公方擬議閒吏有以文籍進者問之曰例簿也公叱曰朝廷欲用一牙官尚須依例又安用我輩哉是例者爾輩作奸之媒也噫今日事事皆例安能有魏公萊公其人秉政乎

智囊云張垂崖自成都召還朝議用任中正代之或言不可帝以問王旦對曰非中正不能守詠之規也中正至蜀諮詠以爲政之

法詠曰如已見解高於法則舍法而用已見不然勿徇已見中正聽其言卒以治稱後人負才輒狹小前人制度視此可以知戒

麟趾曰唐常袞以宰相出爲觀察使閩人初未知學袞至興學校正風俗延名士歐陽詹等領袖諸生自是人文與中州等

麟趾云員半千爲武陽尉值歲旱勸其令殷子良發粟賑民子良不從半千乘子良謁州悉發以賑之民賴以不死刺史大怒囚半千於獄會薛元超持節按河南聞半千發粟事大喜讓太守曰君有民不能惠惠出一尉反罪之耶半千始得釋

麟趾曰魏兗州舊多刼盜及李崇爲刺史乃村置一樓樓懸一鼓盜發之處雙槌亂擊四面諸村聞鼓皆守要路俄頃之間聲布百

里其中險要悉有伏人盜竊始發便爾擒送由是盜絕

宋吳巾大飢范文正公縱民競渡太守日宴湖上自春至夏居民空巷出游又召諸佛寺大興土木又新廒倉吏舍日役千夫監司劾杭州不恤荒政嬉游無節公乃條敘所以宴遊興造之故皆欲發有餘之財以惠窮民也由是西浙間惟杭民不流徙

麟趾曰宋汪待舉知處州爲政曲盡下情民有訟呼之使前而定曲直不以屬於胥吏之手百姓頌以詩曰官舍却如僧舍靜吏人渾似野人閒

游禮門知秀水值造均戶册躬自核實其時有議均田徭役概及士夫者公曰士民有等爾子孫後豈無登第者乎士夫徭役雖不

可盡與民異亦不可盡與民同優十於今正以詒恩於爾後此不均之均也及編審畢民帖然稱平

附錄　湯潛菴先生語錄　先生撫吳時問吳中上方山神最靈祭賽最盛起於何時門人范景對曰相傳是南宋時傳流到今靈異之說皆出鄉里傳說耳先生曰鬼神福善禍淫洽幽贊化若來祭享者方免其禍不來祭享者卽降以災直與世間貪官一般定是邪鬼吾甚不信因告諭曰吳下風俗每事得誇粉飾動作無益之費外觀富庶內鮮蓋藏偶遇災祲救死不贍如迎神賽會搭臺演戲耗費尤甚釀禍更深此皆地方無賴棍徒借祈年報賽爲名圖飽貪腹每至春時出頭斂財排門科派高搭戲臺鬨動遠近男

女羣聚往觀舉國若狂廢時失業田疇菜麥蹂躪無遺甚至拳勇惡少尋釁鬪狠攘竊荒淫迷失子女每每禍端難以悉數本院爲爾民計以此無益之費而周恤鄉黨親族刊布嘉言懿行則人須好善積累陰功豈不浩大何苦以終歲勤劬所獲輕擲於一日曾有何益

刑罰

大輿曰凡人之殘刻者固足以傷德殊不知優柔薾懦漫無可否者亦足以傷德何也優柔則養奸漫無可否則蠱事以之治家而家受其禍以之治國而國受其殃其爲傷德也滋甚天有雨露卽有霜雪生殺互用仁義並施所以萬物滋生各各暢遂以虞舜之寬仁而有殛放之誅以仲尼之忠恕而有少正卯之戮殺之正所以善其生也蓋天下惡人不死則善人不生此是至理惟聖人奉無私以立法好惡舉錯得其平除强剪虐天下舉首稱慶人人快心此眞忠厚之妙用救時之急務也凡有濟世之責者於此一留意焉

羅豫章曰、朝廷立法。不可不嚴。有司行法。不可不恕。不嚴則不足以禁天下之惡。不恕則不足以通天下之情。

彪曰、諸葛武侯對先主言治天下。以大德不以小惠。刑罰者治世之大權。願陛下愼無赦也。後晉天福三年。張允上疏。曰言帝王遇天災輒肆赦。謂之修德。此大謬事也。設有二人爭訟。一人負重罪德肆赦。則曲者幸免。直者含冤。是不但不能弭災。而且能致天災。其流弊則教天下放胆爲不善矣。

刑部尚書龔芝麓疏曰、從來失出之罪。原輕於失入。今承問各官。引律未協擬罪稍輕。一經駁查。卽行叅處。承問者惕於功令。一切畏縮甯從重擬。以作自全之計。但求免於駁叅。於一己之功名無

礙而他人之性命不暇顧矣。昔人云、自全之道。在能殺人。非虛語也。如果承問各官狥情枉法。顛倒是非。故出故入。確有情弊可指者。其參處宜也。若只是擬罪稍輕。引律未協。及平反欠當遺漏疏忽等項。概免參論。庶刑官得以精詳審酌。無瞻顧之憂。而獄情可幾明允矣。讀此疏。眞是仰體上天好生之意者。其造福豈淺鮮乎。張釋之爲廷尉。天下無寃民。于定國爲廷尉。民自以不寃。吾將拭目俟之矣。

張南軒曰、治獄所以不得其平者、蓋有數說。貪吏受賄。枉法用刑。其罪無可論矣。即或矜智巧以爲聰明。持姑息以容好慝。上則視大官之趨向而重輕其手。下則惑胥吏之浮言而二三其心。不盡

其情而以威怵之不原其初而以法繩之由是不待其平者多矣無是數者之患而深存哀矜勿喜之意其庶幾矣乎

孫一謙溫麻人爲司獄嘗痛重囚之糧多爲獄卒侵蝕因手置一秤令獄卒晨炊旣熟按籍持秤分給之又念新入獄囚獄卒多方索錢或鞭樸之或驅之濕穢之地或不通飲食謙一切禁絕卒皆奉法任滿陞去囚皆泣下後繼爲閩縣蘇夢陽聞謙之賢詢其行事盡舉而行之益禁吏卒不使虐囚又恐其夜虐而莫知乃於監中置一鑼曰有虐囚者同監鳴此不鳴者同罪獄中肅然更撫恤疾苦有疾者延醫治之囚有死者則以食囚餘糧備棺壟之

漢河南太守嚴延年爲治酷烈曲法深文冬月論囚流血數里河

南號爲屠伯。初延年母從東海來。至洛陽適見報囚。母大驚止都亭不肯入府。延年免冠謝罪。親爲母御。方入、謂延年曰天道神明人不可枉殺。我不意當老見壯子被刑戮也。行矣。去汝東歸掃除墓地以待汝。未幾爲府丞上書。驗得怨望誹謗數事。坐法棄市。

蔡州錢舉誣其弟爲異姓。匿家財二十餘萬。官吏皆受賄枉斷、惟証人朱恤始終一詞。無所阿順。後許州通判趙沂就蔡州覆勘其事、反將朱恤枉決髡杖下。沂由是諸事蹭蹬。因道士裴君叟善測冥理。請爲醮謝。君叟伏地如鼾睡、移時起謂曰、公在蔡州曾枉斷朱恤髡杖下。乎沂汗浹驚怖。遂死。

來俊臣爲御史。自刱羅織經。又造枷名。突地吼。受其刑者輪轉於

地須臾悶死因赴鞫時魂胆飛越無不自誣後坐罪斬於市國人爭割其肉食之

彪曰罪有重輕故設羈候所以禁輕罪之人此歷朝善制也有都御史因覲於子欲行善事奏請廢天下羈候所詔從其請其意欲寬釋輕罪也不知輕罪無羈候禁之則必禁之於獄中矣蘭邑羈候所場壞官府將輕罪者輒交於皂快帶人家中鎖弔擊打需索銀錢為民大害數紳士有識見者再三與縣尹言得復今又因此請而廢去令輕罪輒入獄中受荼毒於皂快噫彼因求子欲行善事而豈知適以造大惡乎甚矣舉事之不可不慎也

邵伯溫初入仕父康節先生曰凡作官雖本部屬吏有罪不宜郎

時杖責必立案而後決或者出於私怒比具案怒亦散不至倉卒
傷人凡決獄皆宜如此庶不至有受枉之人也
王博文爲吏爲政務平恕常語諸子曰吾決罪至流徒者未嘗不
爲擇水土善處汝曹識之
狄仁傑爲豫州刺史時越王兵敗其黨二千人皆論死仁傑釋其
械密疏曰臣欲有所陳似爲逆人申理不言則累陛下欽恤意惟
陛下矜憐之有詔悉改讁邊戍囚出寧州父老語囚曰汝輩得生
皆狄使君之賜也衆父老爲公立碑諸囚在碑下拜三日乃去
周濂溪先生爲南安司理有囚法不當死轉運使王逵深惡之先
生力與辨不聽先生欲棄官去曰如此尚可仕乎殺人以媚人吾

不爲也達悟因得釋

汝南袁安拜楚郡守楚王英謀逆株連數千人時明帝怒甚吏治益急咸痛自誣死安到任不入府先往案獄理其無實據者條上出之府丞掾吏皆爭不可安曰如有不合太守當認罪不相及也帝感悟皆報可得出者四百餘人官至司徒子孫榮盛累世

獄官獄卒其意以酷虐不加則賄賂不入每借一二窮者酷加刑具恐嚇他囚彼豈無人性哉利心積慣使然也爲府縣官者揀一箇好吏最爲緊要

附錄　呂叔簡先生居官刑戒八章

凡居官乘權縱勢易於虐下故其一曰五不打老不打（憐其血氣已衰）幼

不打。憐其血氣未全病不打。憐其血氣未平衣食不繼者不打。憐其無人將養人打我不打。恐再加刑致死二曰五莫輕打宗室莫輕打。系出天黃豈宜輕責官莫輕打。一命之微亦列仕籍有過細審不可輕責生員莫輕打。斯文一脈係關風化且魚龍變化莫可測識上司差人莫輕打。敬主及使有過當申明處分婦人莫輕打。恥辱關其終身名節干於性命三曰五勿就打。人急勿就打彼方急迫打則速死人忿勿就打。忿氣搗人易於殞命人醉勿就打。醉則無知可以情恕人隨行遠路勿就打。行途辛苦又無將息人跑來喘急勿就打。遠行喘急六脈奔騰用刑則血逆攻心致死四曰五且緩打。我怒且緩打。盛怒之時刑必過當待我氣平徐加責問我醉且緩打。酒醉心昏恐刑失當我病且緩打。病時多怒恐刑不平我見不眞且緩打。事未確審不可驟刑我不能處分且緩打。遇事難處必慮其終驟然加刑後必致悔五曰三莫又打。已援莫又打。受援之人血方奔心又復用刑心慌血入必致殞命已夾莫又打。夾棍極刑人所難受

又加刑責多至於死要枷莫又打。先打後枷瘡潰難治待放枷時責亦未晚六曰三憐不打。嚴寒酷暑時憐不打。順天之時恤民之命佳辰令節憐不打。同人之樂人方傷心憐不打。憫人之苦七曰三應打不打。尊長該打。為與卑幼訟不打。明倫理也百姓該打。為與衙役訟不打。不庇私也工役舖行該打。為修私衙或買辦自用物不打。不為已也八曰三禁打。禁重杖打。重杖傷人宜酌用輕者禁從下打。皂隸求索不遂每重打其腿膊或受私託打在一塊多致人死貧人何辜受此冤苦禁佐貳官非刑打。佐貳奉官趨勢替人拷打出氣百姓定然受害

以上八條、願居官者慎之、念之、以重天民、南皐鄒公、會將此戒刻石於刑部、人言刑官無後、誠守此戒、我知其後必昌也

寬嚴

彪

曰寬嚴二字。乃爲政之綱領。但宜因人因地因事而施。不可預存寬嚴之心。預存寬嚴之心。非流於極寬。卽流於極嚴矣。如吾官於其地。其地之民。或奸或惰。吾用嚴以儆其奸。用嚴以振其怠。若其俗仁厚而樸素。吾當以寬治之。又如吾官其地。適當離亂。强梁者多賊盜。倡熾。吾嚴以治其强梁與盜賊。而寬以撫其流亡。又如審斷一事。其人係紳士。及婦女與老穉。或無知而犯法者。宜從寬也。若不孝不弟。干犯名義。及奸中奸媒。刀筆起滅。游手唆訟者。治宜嚴也。如吾之胥役。因父母有疾。因自身有病。或失期或誤事。宜從寬也。至作奸犯科。攫取民財者。法宜嚴也。居官不預存寬嚴之

心而隨事因應庶免於過中之弊
灼艾集云近見牧民之官惟務姑息以爲愛民不知爲政一過於寬綱紀不振奸宄之徒紛然而出害民之事不可屈指非政之善也必寬嚴相濟始佳
韓魏公知大明州有屬官路拯者呈事狀尾失署名公視狀已以袖覆之仰首與語語畢徐還狀拯退視其狀且愧且嘆曰天下妥有如公盛德者也其出鎮西夏時卒有以私事歸家臨點不到法當斬乃上自曰母老病久路隔不遠恐不及送死故擅自歸誠知必死今得送終死無恨矣公惻然核得實以便宜釋之以數金使歸治喪軍中感愴有泣下者

洙源曰、王克敬嘗爲兩浙鹽運使溫州逮鹽犯以一婦人至克敬大怒曰、豈有逮婦人行千里外與吏卒雜處者汙風化矣此大弊政也、必不可行乃請於上司著爲令

洙源曰、張忠定公視事退後有一胥役熟睡公念吾廳豈有敢睡者此必心極憂懣使之然耳因問之汝家有甚事對曰、母久病兄爲客未歸訪之果然公翌日差場務一名給之此不特得寬嚴之分寸而且得體恤之方矣

楊繼宗爲嘉興郡守有張氏父子強暴戒之不悛仍刼桐鄉庫絹收捕論死賄大僚以無原告爲解繼宗曰、請以朝廷爲失主楊某爲原告當路不敢復言竟論死

爲將

調元云徐達凡出師征戰與士卒同甘苦殘傷疾病者親慰問給醫藥在軍中財寶無所取婦女無所幸仁厚不殺陳友諒寇池州達設伏擒其衆三千人副將軍常遇春欲盡殺之達不聽多得全活克武昌下令禁戢侵擾江漢列郡聞之望風歸附與張士誠戰於皂林鎭獲其衆六萬不戮一人下姑蘇與遇春約城破之日中分撫定至期達軍城左遇春軍城右達令士卒各懸小木牌令曰掠民財者死擾民居者死離營二十里者死部伍肅然居民安堵豎人寓所籍府庫收版圖重器封士誠所居第宅門以兵千人守之俾宦寺護視其嬪御妃主人民安業市肆不移遠近悅服人謂

曹彬下江南伯顏入臨安無以過也

光衷曰鄧禹南陽人事光武爲將軍時赤眉賊起民不知所歸禹行師有紀所至輒停車駐節以勞來之父老童稚滿其車下莫不感悅嘗曰吾將百萬之衆未嘗妄殺一人天道好還後世必有興者厥後子孫累世貴寵封公侯者三十人大將軍以下十三人中二千石十四人列校二十二人其州牧郡守不可勝數孫女和帝后會孫女桓帝后

光衷云程彥賓爲羅城使攻遂甯城下之日左右以三處子獻皆有姿色時公方醉諭女子曰汝猶吾女安昔相犯因手自封鎖置於一室及旦訪其父母還之皆泣謝曰願太尉早建旌節公曰旌

節非敢望但得死時無病便好後官觀察使壽九十七無疾而卒諸子皆爲顯官

洙源曰高崇文既平劉闢闢有二妾皆有殊色闢既敗監軍請獻於朝崇文曰天子命我討平凶豎當以撫百姓爲先獻婦人求媚豈天子之意耶崇文義不爲此乃以配有功將士

彪曰唐韓宏惡李光顏有忠名思有以衊之因將美色之女遺光顏光顏先令置酒筵與將校飲徐令使者引女至秀曼都雅一軍驚視光顏徐曰我將兵於外家中人人爲我憂懼吾得無恙感謝祖宗父母之不暇安忍取樂乎將士皆棄妻子蹈白刃爲吾死効力吾安可獨耽女色之樂厚賞使者令送還之眞賢將也

虎日岳武穆統師至廬陵宿城外民家秋毫無犯民安堵如平日諸兵去且爲民間洗碗抹桌而行

章太傅夫人練氏性慈憫太傅出兵時有二將犯令當責褫其職夫人素知二將之勇令其子各遺數十金以慰之二將奔南唐重用之遣攻建州時太傅已故夫人與子皆在建州二將遣使送金帛且密以白旗授曰吾屠此城植旗於門士卒勿敢犯也夫人返白旗金帛謂使曰將軍果思舊德願全此城必欲屠之老身與衆俱死不願獨生二將遂止戈一城皆全夫人生八子皆貴顯今遍天下章氏皆其子孫也

調元曰嚴實仕元行尚書省事從木華黎之弟帶孫攻彰德既下

又破水栅帶孫怒其反覆驅老幼數萬欲屠之實曰此國家舊民因吾兵力不能支爲敵所脅從故有反覆非其心也果何罪耶帶孫從之繼破濮州復欲屠之實言百姓未嘗敵我豈可與執兵刃者同戮濮人免者又數萬其平楚邱定陶上黨皆然後大兵由武關出襄鄧實覊留徐邳間不得至河南私念河南破屠戮必多乃載金繒往贖之靈壁一縣當誅者五萬人實悉救之其他善事不可勝數及卒遠近悲悼野哭巷祭旬月不已後封魯國公謚武惠

洙源曰保州兵亂招而降者二千人分隸諸州人或恐其生變請招討富弼同一日誅之弼謀於歐陽修修曰惡莫大於殺已降既非朝命州郡有一不從爲變不細弼悟乃止是時弼大閱河北兵

多所幷黜。譖者謂弼擅作威福。弼歸。至國門不得入。遂罷知鄆州。
向若擅殺二千人。禍何可測耶。然則修一言。不特活二千人。亦免
弼於大禍。吉人之辭。培植顧不遠哉。

居鄉

相國賀逢聖致親友書云。據今日觀聽咸謂逢聖爲台輔矣。乃逢聖自有根本不可忘者。先大父大母嘉靖乙巳度荒年。三日僅黃豆一升。歲除一母雞易米二升五合。先中憲所刊祠堂對聯。當年雞豆休忘。念此日兒孫勿妄思。逢聖今日不念。是自絕其祖父之澤也。先中憲赤貧處館四十年。每歲正月六日始。十二月廿四日止。一領青布衣。坐處一塊成監色。先恭人讓居於嬸。周旋數尺陋室中。下濕上漏。炊爨即在牀前。烟熏眼淚。逢聖哽咽不能書。今日不念。是自絕其父母之澤也。即逢聖戊戌館於鍾祥。己亥館於嘉善寺。或禦冬以絺。或六月薦草。癸卯揭榜。先日絕糧。丙辰報至則

深夜丐酒今日不念忽作兩截人是自絕其子孫之緒也念之若何亦曰罔敢作孽而已不作孽何若曰公門無一事之干求本宅無生事之僮僕錢糧無升合分毫之逋欠馬遞水驛不往索一騎一舟山場湖池不計管一尺一寸大江上下無營運裝載之一船其或非意相加則力戒子孫閉門謝過而已此極猥瑣事逢聖何臚列乃爾先正有言孝子一步不忘親積之成大孝忠臣一事不顧私積之成純忠廉官一銖不苟取積之成清白烈女一笑不聞音積之成貞節天下事皆起於微成於愼微微之不愼星火燎原蟻穴潰堤吾畏其卒故怖其始也沈龍江曰凡騶從不宜太侈蓋吾輩作鄉宦皆好省事而僕從則喜多事惟多事故僕從亦鄉宦

也假令一官有僕十人則十官有僕百人則一邑有百鄉宦矣嗚呼一邑中有百鄉宦其氣焰豈不垂壟邑里耶矧有兄弟子姪亦皆以鄉宦行事僕從亦儼然鄉宦僕從也於鄉人何堪乎吾謂僕從只將就足用不必太多太多則衣食於我者衆我焉能給之若謂有不衣不食於我而爲我服役者則益不可何也彼不衣不食而爲我服役者非徒然也必藉我以行其私也彼藉我以營私吾因彼以斂怨則我之役彼者一時奔走之微勞而彼之役我者終身名節之大玷也非我役彼而寔彼役我也奈何役人者而反爲人役哉縱不然而堂揩之上森然林立車馬之間簇如雲擁亦甚非有道者所宜處矣

彪曰、鄉紳在鄉黨。義漁利則僮僕亦乘機以規利。已行勢則僮僕。更借勢以造惡。遂使窮困小民忍氣吞聲。鄉里鄉黨。旁觀側目。豈知衆指相加。不摧自仆。及至報應來時。禍患並作。玷祖宗。累子孫。有何益也。

基曰、倪清溪文毅公居南京鐵鎖坊。任南京兵部尚書時。凡往部、必步出街口。方乘轎歸。至此必下轎。或曰、公尊貴何自苦如此、公曰、鄉黨父兄宗族。故舊在焉。於此生長。豈得居然自尊。又常曰、吾輩兒童時。能讀書作對句。鄉里親姻。俱喜不勝。既而入學補廩。又皆喜。中舉中進士。又皆喜。及其爲官也。乃自無鄰里此心。何忍。況朝廷之所作養。朝夕廩膳。科舉過京。諸費鄉鄰咸樂竭脂膏。幸一

且得志正宜補報何可妄作威福以自尊大耶

賢奕編云太宰漁石唐公致政居家時出入惟徒行未嘗乘轎謨者說之曰翁官居八座年邁七旬固天下大老也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翁學孔子者而顧欲過之耶公曰固然第吾楓山先生師致政歸祗自步出未嘗乘轎姪樸菴公名極侍郎及竹簡潘公希會侍郎俱守此禮吾安敢違耶吁浙有楓山殆猶魯有岱嶽其遺矩所留諸公皆率履勿越如此

趙逢龍官侍讀致仕葉丞相夢鼎乃其鄰之室拓之逢龍曰舊時鄰里一旦使[redacted]中止或問何以裕後笑曰吾憂子孫[redacted]

胥吏

虎曰、為善難而為惡易者、莫如胥役之輩。與往來官府之人。何也、彼日侍官府之側。便於進言。有瑕隙者。投戈下石之利端。弊竇逢迎開導之甚易。易也、非有守之人。亦鮮能自持者。夫方其投戈下石逢迎開導之時。幸以為無人知也。人即知之。以為莫我知何也。於是肆志行之而莫之戒。及其罹於法網也。鞭笞刑戮。上以致父毋之憂。而下以貽妻子之累。辱莫甚焉。即使王法可漏。而天必加譴。鬼必加責。能逃於身。而不能逃於子孫。正恐遲一日則罪更重一日也。何如存心寬恕。有怨不報。不假公道以濟私忿。不開利端以害萬姓。其獲福寧有量乎。雖然、此亦其次也。上焉者。必以足跡

不近公門爲第一

擇術宜慎　彪曰孟子有言術不可以不愼夫術之重于人也豈細微哉嘗觀府史胥徒其未在官之先未必不良善也及一入公門而口之所出多非實言身之所行多非正事蓋不如是則不足以給一家之用何也彼既已在官則以公門爲恆產上不能讀書以求祿次不能耕稼以謀生次不能工賈以求利八口之需皆望于公門所出使口必擇言身必擇行將終歲無擔石之入室人交謫嗷嗷待哺者誰爲養之勢不得不喪其本心言不義之言行不義之行以取不義之財給一家之用也及不義之財取之既慣則久假不歸竟以爲無害於天良而大肆其貪殘矣夫亦以擇術不

慎所業在於其中。以漸移漸習而至此耳信于術之關於人也。誠重矣哉。若夫失身營伍寢戈枕劍持弓挾矢。焚人室廬掠人珍寶汚人閨闥以殺人爲事是又術之最凶者也。慎之慎之。雖貧至極不可爲也。

彪曰、凡人一涉訟獄其間貧而負累。寃而獲罪。愚而被欺。弱而受制。呼天控地。無可告訴。惟公門中人下接民隱上通官情。人當危急有難之時扶持一分勝他人方便十分。若能釋罪解寃。憫愚扶弱無乘危索騙。無知情故枉。無舞文亂法。無因賄酷打。人孰無心。誰不知感。舉頭神明。寧無保佑。自然吉慶日至。如其不然。怨毒之財豈能安享。報應必甚厲也

彪曰、凡爲公門胥役者。其處心積慮。大約與屠業者相似。其初未嘗不具慈憫心。積久便成殺機。習慣則生意日微矣。故有初入衙門：猶有顧忌之念。到老年便成猾賊。良心遂漸滅殆盡。又有自家尚是好人。大衆交謫。竟墮惡道者。術不可不愼。蓋其平日狐假虎威。自謂豪傑作用。欣欣得意。不知積孽多端。不惟自身受之。而且禍延後代。仔細思之。亦何益乎。休論其遠。卽觀目前害人過多。索詐恐嚇。爲鄉邑所側目。一旦身罹法網。懊悔無門。雖日誦經禮懺。亦無救於萬一矣。古云、明有王法。幽有鬼神。思之思之。

張邦昌謀逆。其族弟某亦爲官。坐謀逆黨。吏捕其家屬同入獄中。姚時可爲獄吏。張自料身爲獄人親族。分當死。乃囑姚曰。吾自分

必死有藏金在某室中君往取之須爲密營毒藥十餘服俟命下卽與子弟輩共引決以後事託君姚慰之曰朝廷仁政尚寬當爲公探消息果不可免徐爲此計未晚何畏懼之甚也後張竟以不與逆黨獲免張感其全護之恩以百金致謝拒不受是時姚未有子後連生八男迨長立皆好學馳譽廷袞一謙相繼登第廷昂一夔悉爲名士

徐睎爲江陰縣吏時因戍役勾丁枉及其人不能自白求睎解脫睎許之未幾往鄉値雨借宿民居卽勾丁之家也見睎欣然留宿夫婦奉侍妻艾而麗夜半夫避去睎覺其意趨出婦牽裾固留告以夫意睎峻拒黑夜冒雨而去明日深讓其夫卒極力脫免其勾

丁後任兵部尚書
顧芳宏治初年間爲太倉吏典凡迎送官府停泊於城外賣餅江溶家後溶被盜誣至下獄芳集衆訴其冤遂得釋溶以十七齡少女送顧芳爲妾曰感公活命之恩貧無以報願將弱息奉公箕箒芳固却之不可得暫留月餘使妻具禮送還之後江溶益窘鬻女於商又數年顧芳滿赴京撥韓侍郎門下辦事一日侍郎他往顧偶坐前堂檻下聞夫人出趨避夫人見其貌似昔日恩主顧芳使婢問之曰君得非太倉顧提控乎顧曰然也夫人跪而拜乃言曰是吾恩主也吾受君之賜復賴某商以女相畜嫁充相公少房尋繼正室今天幸相逢當爲稟相公言之侍郎歸乃備陳首末侍郎曰

仁人也。上其事於朝。孝宗稱嘆。命查何部缺官。遂除芳禮部儀制司主事。生三子。皆中高第。享年百歲。

商輅之父。爲嚴州府吏。生平周急濟危。容過憫孤。積善好施。人多稱其隱德。在吏舍常勸羣吏奉公守法。不可舞文害人。諸縣囚解府者。公委曲申救。多所全活。一夕太守遙見吏舍有光。翌日問羣吏家夜來有何事。對曰、商某生一子。太守異之。語其父曰、子必貴。命抱來看看。說命張黃羅傘覆送還家。後三元及第。

明楊自懲爲縣吏。存心仁厚。守法公平。一日縣宰打囚。流血滿前。怒猶未息。楊跪而解之。宰曰、此人越法悖理。不由人不怒。楊叩首曰、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喜且不可。而況怒乎。宰爲霽顏。後生

三子皆爲吏部侍郎。次孫泗州憲長。

張慶汴人。爲省司獄。矜愼自持。日親掃獄舍。暑月尤勤。每戒其徒曰。人罹於法。甚屬可矜。況我輩以司獄爲職。若不加矜恤。則罪人何所倚賴。飲食湯藥卧具。必加精潔。因有受枉者。爲之緩詞請釋。獄中多獲保全。一日。妻病將歿。夢神語之曰。汝夫陰德大。子孫當有興者。汝且歸。病遂得愈。後慶年八十二。無疾而終。六子皆顯。

宋有梵公。爲邑皁隸。邑令刑峻。杖責血流方止。公用葱貯血匿杖中。杖易見血。受杖者多因得活。令一日見公行不履地。詢知其陰德大異之。梵公亦遂置皁隸不爲。修煉山中。後爲大神。

明池州郡道。充都皁隸。索取財物。滿意則喜。不滿意則拳毆之。官

命行杖。極力施刑。斃杖下者不可勝數。後得異病。手足䆁束。遍身腫決如板。痕糜爛。痛不可言。因自呼曰。善惡終有報。橋南看邵道卒至。皮肉俱盡。僅餘骨在。脉氣方絕

附錄　劉公非曰。東西漢之時。賢士長者未嘗不仕郡縣也。自曹掾書吏。騶吏、亭長、門幹、街卒、游徼、嗇夫。盡儒生學士爲之。才試於事。情見於物。則賢不肖較然。故遭事不惑。則知其智。犯難不避。則知其節。臨財不私。則知其廉。應對不疑。則知其辯。如此則察舉易而賢公卿大夫自此出矣。文獻通考

曹有東西曹、功曹、賊曹、諸名、如今之各房科是也、掾賠者屬吏之稱、書吏主錄記、騶吏、騶車者、亭長、收捕盜賊、游徼、循禁奸盜、嗇夫、主賦役、平爭訟、街卒、如今之延兵、門幹、門下辦事小吏也、此皆近世所稱爲賤役、而古昔則儒生學士、往往爲之、誠以入

之樹立各視其志不惜乎職之貴賤耳漢之公卿多起小吏而兩京人才之盛吏治之隆後世莫能及豈不可慕而可法哉本注俱出五種遺規集內

馬貴與曰西漢公卿士大夫。或出於文學。或出於吏道。亦由上之人並開此兩途以取人。未嘗偏有輕重。故下之人亦隨其所遇、以為進身之階。而人品之賢不肖。初不繫其身之或為儒。或為吏也、故公孫宏之儒雅。丙吉之賢厚。龔勝之節操。尹翁歸之介潔。亦不嫌於以吏發身。則所謂吏者。豈必皆浮薄刻核之流。而後始能為之乎。東京才智之士。亦多由郡吏而入仕。以胡廣之賢。而不免為郡散吏。袁安世傳易學。而不免為縣功曹。應奉讀書五行並下。而為郡決曹吏。王充之始進也。刺史辟為從事。徐穉之初筵也太守

請補功曹。當時並不以爲屈也。同上

顧亭林曰、漢武從公孫宏之議。下至郡太守卒吏。皆通用一藝。以上者。唐高宗總章初、詔諸司令吏、攷滿者。限試一經。昔王粲作儒吏論。以爲先王博陳其教。輔和民性。使刀筆之吏。皆服雅訓。竹帛之儒。亦通文法。故漢文翁爲蜀郡守。選郡縣小吏明敏有才者張叔等十餘人。親自飭厲。遣詣京師受業博士。後漢欒巴爲桂陽太守。雖幹吏卑末。皆課令習讀程試。最隨能升授。吳顧邵爲豫章太守。小吏資質佳者。輒令就學。擇其先進。擢置右職。而梁任昉有厲吏人講學詩。然則昔之爲吏者。皆曾執經問業之徒。心術正而名節修。其舞文以害政者寡矣。魏叔子日知錄

為吏用通藝明經之人以其明理而後可以任事有識而後可以有為也今之胥吏未嘗非會讀書之人乃讀書時原為營求科第徒資口耳全無心得一旦棄舉業入公門並視經書為無用其存心行事雖顯悖經書亦不及顧心術如何不壞名節如何能立顧先生此議崇重學術厚望胥吏兩得之矣

凡吏立身正直自能服人若動逞意氣故作威稜此怨府也言行彙纂

逞意氣而作威稜意氣有時而平若使衙門胥吏倚附權勢吞噬無饜其為怨府也不知幾何矣

魏環溪曰凡不義之財不可以供神不可以祭祖不可以獻親不可以貽子孫不可以修家祠置墳墓買書籍惟濟貧救荒施藥埋骨修橋補路庶幾可耳寒松堂集

大凡胥吏貪財止慮其不能取之不慮其不可以用也若知不義之財之不可以用則貪心自淡其已取而不義者惟有為賑荒埋骨修橋等用庶幾免悖出之患可以挽蓋於末路也

孫可菴曰、衙門中人。見利不顧死生。一得寵則不計利害。官若假以詞色。便到處騙人。其門如市。假勢橫行。四民畏之如虎。親戚亦氣焰逼人。凡有身家之念者。俱禮之為上賓。大家宦族。俱畏之如蛇蝎。而若輩揚揚自得。目中且不知有天日。又烏知有法紀。士民切齒。人言鼎沸。甚可畏也。為政第一編

凡此、皆今之胥吏所誇為待時興頭者也。豈知其存心行事。無異蛇蝎、而人且畏之如虎耶。不知天日、不知法紀之人。其何以保身家貽子孫耶。

石天基曰、愚民無知犯法。正如瞎人走入深坑。未有不得禍者。而彼不知。是以可憫。憫之如何。勸之而已。婉言開導。勸也。危詞警戒。亦勸也。有勢力者以勢力行其勸戒。有智巧者以智巧行其扶持。

全在不爲利。不爲私。秉公處之。積誠動之而已。桐城姚司寇曰、人能勸一庸人爲善世上便多一箇好人。勸一惡人爲善則世上少了一箇惡人。又多了一箇好人。其功更倍。人事通衙門中每日所見多愚而犯法之人若肯作瞎人走坑看待常存憐憫之心常行勸戒之術此中積德無量一切倚勢作奸乘危肆害之事自然不肯復爲矣至於勸化惡人亦惟衙門中爲最便

熊勉菴公門不費錢功德例曰、隨事方便、不勒討鬻兒賣女錢、不唆人興訟。不無中生有索詐。不撥制官長生事。不捺案。不妄引重律。牌票招詳字眼不敢輕爲重。不嚇騙鄉愚、不生枝節提人。一夫到案合戶不牽不唆盜賊扳仇家。不輕口嘈雜人。不乘危索騙。不輕敗人體面、不哄提人伺候、不受買囑妄

加鎖錮。不假公造語陷人。不洗補字眼入人罪。入罪不下死煞字語。筆下超生此之謂也杖笞不聚人一處。不因無錢憾刑。不杖人腿灣。不浪費人茶飯。不破壞人婚姻。不叨准人呈稟。不濫差人動眾。不重備刑具。不誣害良民。不索鋪堂錢。不輕拏窩家。不輕寫票收人監鋪。不輕票取人物。不逼病人婦女到官。不使百工經紀折本。不壞人功名性命。不離人骨肉。不驚動鄰佑。不獻惡法橫徵酷此。不迎官意虐民。不使人飢餓。軫恤獄囚。矜原差悞。已赦罪犯毋復提起。已蠲錢糧勿勤減銷。水旱請官早報災傷設法賑濟。批迴速請發。解到速請審。事屬曖昧或關閭閫稍可緩止切勿送簽。

前件未完勿掛後件使人伺候。多送立風俗興利除害告示。失節事無論貴賤雖目擊必爲辨解。節孝之名不論巨微雖傳聞必爲播揚。學役時常清潔聖殿兩廡常請勸修整齊。常稱人節孝德行。不輕傳劣迹惡欵。寶善堂言

托身公門、欲其損財以利人、誠自所難、此不費錢功德例中、有第不取非理之財、而即可以利人者、有本無財之可取、但於人所不經意處、畧一加檢點、人即受無窮之利者、總之皆未嘗費己之財也、胥吏役卒、造惡多端、造福亦多端、其概總不出此、每日誠自有一過、有則改之、無則加勉、其爲功德也、亦多矣

以上六條註出五種遺規

雜議

彪曰、經照丞吏。以及雜職。官卑職微。出身於吏員家多涼薄。自爲吏以至選職。多歷歲年。滿望得缺榮身。沾升合之祿。以了平生之願。若使地方在數千里之外。更不幸而值貴州廣西猺蠻瘴癘之地。一聞地方。而舉家號泣不勝悲傷。以予所見聞。死其地而骸骨不得歸故鄉者。凡數十人。吏有沿途乞食。未到任而餓死於途者。嗚呼、官雖微末。亦朝廷臣子也。可令其因苦無告如此。然則主銓選之任者。當思處之之法矣。以缺爲主。不以人爲主。缺出然後擇人以任之。人與缺以十里爲則。出千里者。令其具呈改缺。事易行無難也。昔者蘇軾蘇轍兄弟。會剴切言之。今之大吏不加細思。恐

人官於地近易爲奸也于是聽其遠任而不憐其苦不思古之世如齊魯之人卽官於齊魯晋衛之人卽官於晋衛如仲弓子路宰季氏子游宰武城皆能竭忠盡智以事其主經緯區畫以治其民何嘗見敗壞官箴也然則今之大吏何故不急變其法以處之

叢雜部

△連類語

昔曹子建、制樵樓畫角三疊之曲。初疊曰、為君難。為臣亦難。難又難。次疊曰、創業難。守成亦難。難又難。三疊曰、起家難。保家亦難。難又難。此數語親切聳動。非尋常言語所及。有國有家者。當銘之於器。佩之於身。

毛穉黃曰、人生極傷天理。最壞陰德。不可不戒者有四。以不可信之師。而以私情薦之。使人托以子弟。不可信之醫。而以私情薦之。使人託以生命。不可信之堪輿家。而以私情薦之。使人托以先骸後蔭。不可信之女子。而以私情媒之。使人托以宗廟之主家道之

重繼世之大四者媒爲尤甚蓋一事而祖宗父母兄弟子孫皆所關切故也

彪曰宜養氣不宜動氣養之且不得靜動之可乎宜避怒不宜尋怒避之且未能去尋之可乎宜遠色不宜近色遠之尚恐不淡近之可乎宜省事不宜多事省之猶恐有累多之可乎

學者要收拾精神併歸一路如修德而留意於事功名譽爲人必無寔詣讀書而寄興於賦騷詞曲學問必不精深

邵康節先生詩曰閒時愼勿說無妨纔說無妨便有妨爽口物多終作疾快心事過必爲殃爭先徑路机關惡近厚語言滋味長與其病後能服藥不若病前能自防

寇萊公六悔銘云、官行私曲、失時悔。富不儉用、貧時悔。藝不少學、長時悔。見事不學、用時悔。醉發狂言、醒時悔。安不惜身、病時悔。

彪、曰、不用功、固屬無志。太期望、卽是勝心。不經營、固屬無才。太強求、又成貪鄙。不遠慮、固屬無謀。太深憂、徒多自苦。不隨俗、固屬矯情。太趨時、恐流無恥。道貴乎中庸、聖人所以不爲已甚也。

孫淮海曰、視朝廷重、則爵祿輕。視父母重、則妻子輕。視兄弟重、則財產輕。輕其所重、重其所輕、不知類也。視性分大、則宇宙小。視道義大、則勢分小。視綱常大、則死生小。小其所大、大其所小、不知類也。

附錄　人處財。一分定要十釐、便是刻。與人一事一語、定要報復。

便是刻治罪應十杖定一杖不饒便是刻處親屬道理上定要論曲直便是刻刻者不留有餘之謂過此則惡矣或問親屬如何不論曲直曰若必論曲直便與路人等耳人能明此方可處家庭兩全倫理　日錄

△泛論語

明太祖大宴功臣。宴罷。帝曰、創業之際朕與卿等。艱苦備嘗。今天下已定。朕兢兢業業。日理萬幾不敢斯須自逸。誠以天下大業。以艱難得之。必當艱難守之。因念卿等皆安享爵位富貴。亦不忘昔日之艱難。人之常情。每謹於憂患。而忽於宴安。然不知憂患之來。常始於宴安也。明者、當燭於未形。禍患未至之時。預先防之。必無患矣。故處富貴者。欲不可縱。欲縱則奢。身不可佚。身佚則淫。奢淫之至。憂患乘之。今慮卿等忘昔日之艱難。故戒勉之。

先哲云、耳中常聞逆耳之言。心中常有拂心之事。纔是進德修行的砥石。若言言悅耳。事事快心。便把此生埋在鴆毒中矣。

△瑣碎語

彪曰、按顧東橋雜記、洪武時、京陵人賀人喜事、紅單不及三寸、至成宏時、紅單僅闊四寸五分餘矣、慶歷時、漸用古簡、至啟禎時、竟用全矣、風俗奢侈、由漸而改、凡事如此、不止一端、吾蘭康熙四十年前、燕客請帖、皆止一紅單、未滿十年、紅單之外、皆加雜色封套、即此一款、每年所費、不知其幾、因憶杭州之風俗、凡事尚奢、而用帖一款、猶有古意、賀新進士舉人、概用紅單也、

彪曰、同一器皿、貧賤之家、用之數十年、猶然完善、富貴之家、用之期年數月、旋即敝敗、何也、蓋貧賤之家、知製造艱難、愛惜珍重、故能長久、多財之家、易於製造、因而輕視狼藉、故不能久也、然富貴

家之、所以易傾敗者、卽可由此推矣、凡器皿、或庋、或蓋、分散異處、或落於閒僻之所、污穢之區、破垢蒙塵、宜急洗滌整刷、使兩者合而爲一、卽成完器、不然數月之間、或爛、或破或亡、失、卽爲不全之器矣、又婢僕無知、安置器皿、多不穩妥、一經觸動、跌落卽碎、又其心愚而忍、凡棹之屬、雖甚精良、烙斗紅鉗、任意放置、雖極焦傷、亦不顧也、此雖婢僕之所爲、而轉移訓誨、全由乎主、必再三開導之、使知物力艱難、製造不易、遇有當整理之物、精者自整理之、粗者亢促其整理、不使習慣懈惰、久久習之、卽奴僕亦知愛惜器皿、不至輕視狠藉矣、

彪曰、歲庋親友遺贈工人之傭力、必宜及早與之、遲則諸物皆二

倍其價矣、窮親與僱工、安能當此乎、
彪曰、有事公門、若欲吏人有所周旋、謝金必不可早與、當與之立約、或倩人擔代之、斯無敝也、若先與之、則財入手、將我之利害置之度外矣、又衙門常例、趙甲者錢乙多來冒領、財入錢乙之囊、而趙甲反不得、則小事化爲大事、破家蕩產在其中矣、送錢之時、當大謹愼、倩人代送、每至悞事、
彪曰、中保牙儈之心、多屬無良、惟利是圖、言皆脫空、不足憑據、借貸者、不可聽其包還之言、買婢僕者、不可信其包尋之語、覔貨物者、不可信其包換、不必看之說、致貽後日之悔也、
彪曰、晒書宜防竊盜、僕竊之以易酒、婢竊之以爽物、且以之轉送

他人也、

彪曰、晒畫不必展開、晒上面之後、翻轉其下面晒之但必不可令人翻動、苟有錯誤則止晒及一面矣、晒後宜展開放去濕氣斯無黴朽之虞、

△附錄敬惜字紙條說

開闢以來先得一畫結繩而後、統備六書、凡鳥篆龍章、極精微之所寓、而象形會意、實奧妙之攸存、況分之爲字、合之成文、訓詁典謨、非字無以垂久遠、紀綱制度、非字無以徵信從、以至天竺梵文、雲笈秘籙、官府簿書之記註、巫醫鑑卜之流傳、何一非字畫之聯翮、以克有文義之屬貫也乎、若夫誦讀之士、一介寒微、翰墨之勳、畢生榮耀、上則顯揚祖考、下而庇蔭後昆、尤所謂一字之食報靡窮、片楮之取資不盡者矣、苟視爲故紙、拭桌燃燈、拾得殘篇、糊窗覆瓿、以致城街巷市、飄零於風雨之中、甚而溷室水溝、沉沒於泥沙之內、婦女於焉投棄、馬牛是所穢污、可不寒心、能無警念、所當

亟爲勸戒、各致尊崇、隨處檢收、貯之於竹筐紙簏、因時焚化、付之於火燄、川流俾有用者不至沈淪、而無用者悉歸純潔、豈惟報本分所宜然、即此凝庥、理應不爽、盡人當知敬惜、士子宜倍虔誠

又惜字廣義云、今之敬惜字紙者多矣、而勸惜字紙者亦不少、惟於故紙殘編、兢兢是持、是知惜字於既有字之後、而不知惜字於未有字之前、因而廣之使操筆者、加乾惕焉、

一公門最易積德、昔于公治獄、而子爲三公、安民持平、而子皆登第、舞文以受賄、何如積德以貽子孫、凡下筆有害人性命者、此字當惜

一爭訟由於憤怒、宜婉曲勸諭、令其消釋、何可唆撥、以致傾家、凡下筆有唆人搆訟、代揑虛詞、此字當惜

一爲民上者、案牘如山、宜虛心剖

析伸理冤枉、倘執己見、狥情面、則民之冤抑必多、凡下筆有顛倒是非、令人啣屈者、此字當惜、　一幕客事条機務、權屬文移、一字未穩、即成冤訟、勿以屢駁、而株連善類、勿以迎合而故入罪名、筆下超生、陰功不小、凡下筆不爲寛減、使無生路者、此字當惜、　一夫婦人之大倫、或破人於未成、或離人於既合、甚損陰隲者也、凡下筆有破人婚姻、離人夫婦者、此字當惜、　一骨肉本乎天性、見有參商、便當法語巽言、曲爲調護、眞西山曰、父子兄弟夫婦親族不和者、善爲勸解、使之和好、實修眞要路也、凡下筆有離間骨肉親誼者、此字當惜、　一陰私人所隱諱、姚舜牧曰、經目之事、猶恐未眞、聞人曖昧、切不可出諸口、陳眉公曰、好談人閨閫者、不有奇

禍、必有奇窮、凡下筆有關人閨閫陰私者、此字當惜、 一體相不具、生人之大不幸也、一經品題、終身浪傳、凡下筆以詩歌譏誚渾名嘲笑者、此字當惜、 一傳奇小說、最易惑人、或寫情郎之繾綣、或描麗女之幽懷、在作者不過捏鋒利於筆端、彼見者必致蕩佚其心志、凡下筆作淫詞艷曲、誘引入邪僻者、此字當惜、 以上數則不徒惜字於紙、而且惜字於心、蓋惜墮落於地之字有限、而惜未經落筆之字無窮、此廣惜字說意也、徐鑑亭善善集

勸惜字紙、使人檢拾、不過於通衢大道、若人家內、焉能入室尋覓、且婦女知惜字者少、任其委擲溝廁、污穢之處、更爲可惜、莫若令檢拾字紙之人、籠上寫一條、買廢壞字紙一帖、使愚夫愚婦、知字

紙可以賣錢、或知護惜、此則所費無多、所收甚普矣、願體集
一作字最多而最易抛棄者、莫若衙門六房中爲尤甚、隨手書錄
或黏貼壁間、或塞於孔縫、忽不經意、旋致踐踏、若能率衆修字庫、
每日請人檢收、逐月焚化、其中惜字最多、功德甚大、同上
古詩曰　世間字紙藏經同。　見者須當付火中。　或送長江埋
淨土、　賜君福祿永無窮。
惜字三十三戒
一戒抛棄字紙。　一戒焚化踐踏　一戒書飯碗。
一戒抹桌糊窗。　一戒包鐔蓋簽、　一戒賣紙筋。
一戒幡幢作囊。　一戒旂幡作帆。　一戒糊蠶筐。

一戒書放艙底。
一戒字焚穢處。
一戒書夾針線。
一戒褙書襯殼。
一戒裹物作捻。
一戒穢手翻書。
一戒牆壁寫字。
一戒大意裁破。

一戒馬上騎書。
一戒床褥下放。
一戒字墊籃盒。
一戒嚼吐壁上。
一戒亂畫抛撒。
一戒字磚鋪路。
一戒招貼穢處。
一戒因怒扯碎。

一戒書作枕。
一戒作鞋樣。
一戒作紙煤。
一戒塞壁孔。
一戒扇插襪。
一戒字畫地。
一戒還魂紙。
一戒畫舊書。

右丁彥超先生惜字戒

附錄敬竈君說

司命竈君姓張諱單、字子郭、八月初三日寶誕十二月廿四日子時上奏天曹云　先廿三日天下人民虔恪齋供敬送、至三十日回位務宜誠敬迎接、

竈神乃一家司命之主、感應至靈、人不知不敬何堪褻瀆、每月三十日將一家所為善惡錄奏、　天曹毫不隱諱降祥降殃、報如影響、所謂禍因惡積、福緣善慶、諸　神聖誕皆知慶賀、惟竈君聖誕、何為無與、寂寞冷然、特此刊出佈告四方誠敬君子、更為廣傳、福海無邊、近今有男女渡海焚香登山禱廟、不知家有竈君司命、最顯最靈、而不慇懃奉祀、豈可舍近求遠、若能誠心奉祀、並行善事、必獲吉慶、凡人家口不安、事不遂意者、皆因刮鍋黃

爨有瀆、竈君人不知覺、近遇高人傳授藏經、所載避忌數欵、勿至冲犯、自然災消福集、居家朝夕焚香灶前、常常潔淨、朔望明燈、每月三十晚虔誠禮敬、上奏則　神安家旺、普願大衆勸同歡敬、灶上避忌、切勿敲鍋、起土、焚化字紙、歌哭咒罵人等、最忌搗、切薑椒葱蒜、勿以雞毛獸骨入灶、穢柴作食、勿以鞋履衣服烘炙足、踏灶門、刀斧灶上、掃把向灶、牛犬二肉、永戒不食、則家門清吉、切忌赤身露體、惡言失禮、避之大吉、

司命用事之日不宜刮鍋冲犯、所忌日期開列於后、　敬信錄

正月　初二　初八　初九　十二　廿七

二月　初三　初四　初七　初八　初九　廿七

三月　初三　初五　十九　廿七

四月　初三　初七　廿七

五月　初三　初七　廿七

六月　初三　初四　初九　十六　十四　廿六　廿七

七月初三 初九 廿七

八月初三 初八 十七
廿二

九月初一 初四 十八
十九 廿三 廿七

十月初三 初九 十三
廿六 廿七

十一月初三 初九 十七
廿五 廿七

十二月初三 十五 十八
廿四 廿七

附錄雜論語十則

成己成物論一　成己成物、初非兩事、如有位者當忠愛、有財者當周急、有學者當教人、皆己分內之事、盡己分內之事、所以成己、物卽成乎此、嗣後己或不能自成、從前爲我所成之人、又轉而成乎我、故成己卽所以成物、成物亦所以成己、今人往往祇知有己、不知有人、弗思甚也、　人之一生、不能離人獨立、卽無不借人成事、非特貧賤仰賴富貴、卽富貴亦急需貧賤、若無貧賤、我烏能獨富貴哉、惟看破機關、與人成事、卽是與己成事、兩兩相成、互爲酬答、若但望成於人、何殊欲入閉門、薛諳律勸戒良

中證論　兩家相爭、全賴中證人秉公理處平爭息訟、與人造福

卽與己造福、倘因情有厚薄、或偏受賄賂、或別圖便益、中而不中、證而不正、使兩家均受拖累、釀成大禍、斯干天之怒、罪無所逭矣、請看從來顛倒是非、兩面二舌人、其後能得好結局、子孫昌盛否、耶、

凡從中與人成事、須平心忖度、使彼此兩便、倘便於此、不便於彼、便者欣然喜、不便者怫然怒、甚至鬱結成疾、致釀變故、卽是我作之孽、詎爲人而不知自爲耶、

行恕論

如心爲恕、終身可行、我願便益、須知人皆願便益、我怕吃虧、須知人也怕吃虧、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以己之心、度人之心非難、非易、在人自盡、孔子告子貢之一言、孟子云、强恕而行、求仁莫近、以及曾子言、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大學之藏身不恕、不能

俞人、可見聖賢大學問、都歸此一字、中人斷不可不勉而行之也、

僧道論 僧道人等、既已出家、卽當與俗人各別、靜心寡欲恪守清規、雖非聖人之道、猶可自幸無過、自在終身、乃每不知守法、與俗人來往餽送、甚至引誘男女寺廟行走、結拜乾親、藉焚香念經之名、造盜意嫖賭之孽、卒至神人共憤、天地不容、罪上加罪、其不永墮輪迴者幾希矣、

僧道誤人論 菴觀寺廟、原老弱廢疾之人、藉以苟全性命、少年人爲士、爲農、爲工、爲商、皆可作 國家有用之人、豈可以空門了事、人每送子弟出家、以爲可以愈疾、而寺廟中儘多病死、以爲可以求福、而僧道人終歸無後、天下無良心人、誤人害人、今直自誤

自害是無良心之尤奇者也、以有用之人、置之無用之地、致使子弟雖生猶死、淚從心落、糊塗極矣、若既誤入空門、悔之已晚、卽當以己之心、度人之心、自誤不可再誤人、一悔詎忍招衆悔、卽欲招徒、應遵　律例四十以後、尋一殘廢之人可也、今年未四十、胆敢買許多清儁子弟爲徒、誤人害人、犯律干法、試清夜自思、能不畏罪懼刑心驚肉戰耶、同上

邪巫當禁論　禁止巫師邪術律有明條、蓋鬼道盛則人道衰、理之一定者、故曰國將興聽於人、將亡聽於神、況百姓之家乎、今世俗惑於星神之說、遇有疾厄、動輒迎巫跳神、送鬼、卽其家將敗之徵也、慈湖先訓云、心吉則百事俱吉、古人於爲善者、命之曰、吉人

此人通體是吉、世間凶神惡煞、何處于犯得他、如其不然、跳送何益、故一切左道藏衆諸輩、宜勿令至門、至於婦女識見庸下、更喜媚神徼福、其惑於邪巫也、尤甚於男子、且風俗日偷、僧道之外、又有齋婆賣婆、尼姑女相、卜婦女戲、等項穿門入戶、人不知禁、以致誘哄騙財、甚而犯姦盜者、爲害不小、各夫男須皆預防、察其動靜、杜其往來、以免後悔、此是齊家最要緊事也、王士晉宗規

禍福皆自取論　書云、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帝君云、欲廣福田、須憑心地、朱子云、刻薄成家、理無久享、大學云、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帝君云、勿謀人之財產、勿妒人之技能、此皆聖賢不磨之論、人誠刻刻自反、便終身受用不盡、安然享福、今人不看

結果、祇顧目前、往往小才自矜、藐先哲格言爲腐儒之談、究之人可欺天不可欺、生平得意之事、盡是釀禍之根、可不知所變計歟、

善惡有報論　君子爲善、謂之種德、小人爲不善、謂之播惡、德者福之基、惡乃禍之根、種德獲福、播惡取禍、理所固然、事所必至、如種麥者收麥、種黍者收黍、起手不同、結局各異、不可不慎也、　天地以生物爲心、人爲萬物之靈、卽天地之心、凡不便於人之念不便於人之事、皆足傷天地之心、干天地之和、禍及其身、萬無可逃、惟刻刻思便於人、斯順乎人情、卽克當天心、無窮之福、自天申之、常言善惡到頭終有報、只分來早與來遲、識從相識人家驗到善惡結果處、夫亦可恍然大悟矣、以上勸戒畧

刊施貴體行論　曾學禮云、以刊施作功德者、如刻陰隲文感應篇關聖訓、以及各善戒文等類、每載某施若干、獲福若何、輒不能無惑焉、福田利益之說、與易之積善、書之廸吉、原無二理、然非身體力行、實有諸己、終不離語言文字之見也、第一刊施而遂獲福、所費不過棗梨、所煩不過匠氏、於己之身心性命、秋毫無與、旋以覬覦非分、不重負垂戒之深心哉、余願刊一切善書者、字字體諸心、事事驗諸己、由勉強以幾自然、惠廸之吉、積善之慶、端在是矣、抑余猶有說焉、無所為而為之者、天理也、有所為而為之者、人欲也、君子亦曰、疆為善而已矣、福田云乎哉、

續附愚孝不列旌表論　明太祖二十七年、山東青州府日照縣、

民江伯兒、以母病割脇肉食之、不愈禱於岱岳、祠誓云、母病愈、則殺子以祀、既而母病愈、竟殺其三歲子祀之、有司以聞、太祖曰、父子天倫至重、今賊殺其子滅絕倫理、亟捕治之、勿使傷風化遂逮伯兒杖一百、遣戍海南、因命禮部定議、旌表孝行事、例禮部議曰、人子事其親、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有疾則托之良醫、投以善藥、至於呼天告神情文懇切之至、此皆人子所為也、臥冰割股、前古所無、至若割肝、殘害尤甚且如父母止有一子、割肝割股、或至喪生、臥冰或至凍死、父母無倚、宗祀永絕、反為不孝之大者、此皆愚昧之徒、務為詭異驚世駭俗、希求旌表、規避徭役、割股不已、至於割肝、割肝不已、至於殺子、違道傷生、莫此為甚、自今人子、遇親

有疾、醫治弗愈、無所控訴、不得已而割股卧氷、聽其所爲、不在旌表之例、詔從之、

按議既云割股卧氷或至傷生絕嗣曷爲不禁蓋緣愚人希圖旌表不列旌表自不爲矣至殺子處江伯兒之律已照然矣

附錄救五絕良方

自縊不可斷索　牆壁　溺水務倒去水　魘魅　凍死　凡五絕皆以生半夏研爛、冷水爲丸、如豆大、納鼻中、即刻回生、要看心窩溫、生氣尚存、一日還可救治、又有卒暴暈死、此方並可救活、

異傳不出天花經驗奇方外方

天麻子三十粒去殼並衣揀肥大者用　硃砂一錢揀明透者用　麝香五厘揀淨者用

右藥三味、先將硃砂麝香研極細末、後入天麻子共研成膏、於五月五日午時擦小兒頭頂心、前心　背心　兩手心　兩脚心　兩臂灣　兩脚灣　兩脇　共十三處、俱要擦到、不可

短少擦如錢大勿使藥有餘剩擦後不可洗動聽其自落本年擦過一次出痘數粒次年端午午時再擦一次出痘三粒再次年端午午時又擦一次永不出痘如未過週歲小兒於七月七日九月九日依法擦之更妙男女治法皆同傳方之家不出大花已十三代矣爰是刊布以公於世

異傳不出天花經驗神方　內方

金銀花 揀淨七兩　六安茶 眞正多年陳者三兩

右二味共爲粗末冲湯代茶每日飲數次終身不出天花縱出亦稀合前外方體用兼全功效如神矣

又救五絕良方

一曰自縊　二曰牆壁壓　三曰溺水　四曰魘魅　五曰凍死
凡五絶、皆以半夏爲末、冷水爲丸、如豆大、納鼻中、即愈、心温者
一日可治　又治卒死、半夏末爲丸、如豆大、吹鼻中
扁鵲治産後暈死、半夏爲末、冷水丸如豆大、納鼻孔中、即已、
一救自縊死、凡自縊高懸者、徐徐抱住、鮮繩、不得絶斷、上下安被
放倒、微微撚正喉嚨、以手掩其口鼻、勿令洩氣、一人以脚踏其
兩肩、以手挽其頂髮、常令弦急、勿使緩縱、一人以手摩捋其胸
臆、屈伸其手足、若已僵直、漸漸強屈之、一人以脚裹衣、抵其糞
門、勿令泄氣、又以竹管吹其兩耳、候氣從口出、呼吸眼開、仍引
接、不住、須臾以薑湯或清粥灌之、令其喉潤、漸漸能動、乃止、此

法自旦至暮雖已冷可活、自暮至旦陰氣盛爲難救、心下微溫
者、雖一日以上亦可活、百發百中、　一法以半夏末吹鼻中、
一法治自縊氣已脫極重者、只炙湧泉穴、男左女右、穴在脚心
中炙凡三壯即活、　一法男用雄雞、女用雌雞、刺雞冠血、滴入
口中即活、不可將茶水灌

一救水溺死、凡溺死者、先以刀斡開溺者口、橫放筯一隻、令其牙
銜之、使可出水、又令一健夫屈溺人兩足着肩上、以背相貼倒
駝之而行、令出其水、仍先取燥土或壁土、置地上、將溺者仰卧
其上、更以土覆之、止露口眼、自然水氣吸入土中、其人即甦、仍
急用竹管、各於耳口鼻臍糞門內、更迭吹之、令上下相通、又用

半夏末搐其鼻、又用皂角末棉裹塞糞門須臾出水卽活 一方艾灸臍中卽活 一方溺死者將梯乘其人倒放用鹽塞鼻塡滿鹽化卽醒、又將鹽堆臍上、

一凍死及冬月落水微有氣者、脫去濕衣、隨解活人熱衣包煖、炒米囊盛熨心上、冷卽換之、或炒灶灰、亦可候身溫煖目開氣回復以溫酒、或薑湯粥飲灌之、若先將火炙必死 一方用雄黃焰硝各等分爲末、點兩眼角

一壓死及墜跌死、心頭溫者急扶坐起、以手提其髮、用半夏末吹入鼻中少甦、以生薑汁同香油灌之、次取散血藥服、如無藥以小便灌之、一方取東向桃柳枝各七寸煎湯灌下、

一中惡魘死者不得近前呼叫、但唾其面不醒、卽咬脚跟及拇指、略移動卧處、徐徐喚之、原無燈不可用燈照、待少甦以皂角末吹鼻取嚏、　凡溺縊魘死、急取韭搗汁灌鼻中、得皂角末寸香同灌、更快捷、　一男子被鬼擊、身有青痕作痛者、用金銀花二三兩煎湯飲之極效　一治客忤卒死還魂湯、　麻黃、三兩去節杏仁七十粒去皮尖甘草一兩　右三味用水二碗煎至一碗灌之諸卒死者通用

按溺死魘死諸厄、暗中雖牽擾鬼祟、然非無因、至前若能寬心忍氣及積善之家亦安有是、余閱醫書見此救急良方、因刋刻行世、俾流布無窮焉、以上並錄周鼎臣敬信錄

附錄要方

洗眼神效方

雄雞膽三箇研碎用　苦杏仁七箇研碎用　酸梅三箇研碎用　眞川椒一錢揀淨用

膽礬一錢　青鹽一錢　白礬一錢　砂仁一錢

銅末一錢如無銅末古錢亦可代之

水二鍾入羣藥於內、用鐵針三根並入水內、泡五七日如針未化、再泡幾日、總以針化盡爲度、每日洗五七次、夏日用涼水泡、冬日用滾水泡、二八月溫水泡、水碗上覆白紙一張、要蓋滿切勿使塵土入內、洗五七日一換、不論遠年近日、一切雲翳障蔽等症、三四服無不奏效、眞海上仙方也、自獲效後、廣傳世人萬

勿自祕。

治耳聾神效方

黃　栢 八兩或四兩亦可　建菖蒲 一兩或五錢亦可

二味以兒乳汁浸濕、九蒸九晒夜露九晚用蜂蜜為丸如梧桐子大、腹壯者每服錢半、服虛者止服一錢、用滾水送下、空心服、至月餘、無論男婦老幼遠年近日耳聾、並奏效如神、

種子神效方

白雲苓 乳浸三錢　牙　芎 酒洗三錢　秦　歸 酒洗三錢　香附米 醋炒六錢

牡丹皮 酒洗三錢　陳　皮 三錢　川　芎 四錢　元胡索 醋炒三錢

石菖蒲 三錢　熟地黃 六錢　地骨皮 六錢　益母草 六錢

吳茱萸薑汁炒四錢

和勻分爲四劑、當天癸至期、每夜服一劑、後月如對、再服四劑坐胎、至三月、用上好明雄黃三兩帶在左邊十胎九男再以弓弦圍腰、卽無小產之患其效如神、

解中砒霜毒神方卽信也俗云人言

凡中砒霜毒者用防風一兩爲末、冲冷水服之、其效如神、

救犬毒斃不費錢方

凡人家義犬被盜毒死、只要身溫、急用鐵鉗將口強開、以小木棍如指拇大、三四寸長、與之銜定、以繩縛後兩足、倒釣之、約離地尺餘、須臾涎水流出、漸漸囘生、切勿姑息任其呌號、正以出其毒氣

久久懸鈎毒盡自生、百發百中、　解繩後以清油一大鍾食之以解餘毒、繼又以冷水泡飯、頻頻食之、　如覺早未斃、但見氣喘身熱、行乖、毒藥性大熱故外見此狀中毒無疑、急用繩拴定、與清油一大鍾食之、又以冷水一大碗泡飯半鍾、無飯恐犬不肯獨食水也食之、如肯食二三次妙更如前法速鈎之、可保無虞、　倘解繩太早、又甚困憊、再三鈎之不妨僅食油水、毒輕或有生者、毒重則不能解、非鈎不生、

惟身僵冷則無救矣

按此則人家之犬必令臥有常處或平日夜則拴定倘遇夜犬吠甚有常臥者可以喚集看驗或夜間放毒拴定者次早方能食之要在主家者遇犬吠之夜留心覺察次早亦着意相覷不然僵冷莫救則嗟何及哉

續附解菌毒方凡中菌毒掘地以冷水攪令極濁少頃取水飲之口毒立解